1949，上海的黎明

■章熙建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49年5月初，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的时节。

自渡江战役展开起，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解放南京、苏州等城市，并迅速完成对上海的包围。恰在此时，凌厉攻势却突然暂停，我军众多指挥员和城市接管干部，风尘仆仆地赶赴距离上海200多公里的丹阳集结。

1.解放上海箭在弦上，为什么要突然延缓？这个出人意料的步骤里，其实蕴含着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然而，当时我军不少官兵面对陌生而复杂的城市，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其间发生了几起看似很小、实则后果严重的事情。

渡江战役发起前，第二、第三野战军都对部队进行了外交政策纪律教育。尽管如此，部队进入南京后仍发生了个别人员误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事件，美国借此大肆渲染，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妥善处理，并于27日致电总前委，要求速即查明经过情形，杜绝类似问题发生。接到电报后，陈毅与邓小平立即率总前委机关离开瑶岗，渡过长江，到达南京。

进入“总统府”西花园的一个房间后，陈毅得知有战士在景观鱼池中洗刷战马，还有战士把地毯剪成小块当褥子用……

入城违纪现象引起了陈毅的沉思。早在一个多月前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告诉陈毅，党中央研究并征求民主人士意见，一旦解放上海即让他担任市长。当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出：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陈毅返回部队后，立即找来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严肃地对他说，我们马上就要解放南京和上海了，进城后部队住在哪里？给养怎么解决？应该有些规矩。接着，他又口述了几条返程中梳理的入城纪律概要。

曹漫之连夜起草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并拿到部队征求意见。没想到，有些战士对其他条款都很赞成，唯独对“不入民宅”这一条难以理解，一些营团干部也有抵触情绪。

听了曹漫之的汇报后，陈毅在干部会上说：“‘不入民宅’这一条一定要执行！”4月1日，第三野战军以命令的形式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下发部队执行。

至此，陈毅对毛泽东的担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经与邓小平反复研究，决定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很快，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复陈毅：“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

5月3日，陈毅抵达丹阳，立即用两个昼夜听取入城准备情况汇报，组织入城纪律修改完善，增加了“禁止使用重武器、禁止使用爆破”等内容。

2.丹阳，这座钟灵毓秀、物丰水美的江南古城，一夜之间成了一所人民解放军战前军纪军风整训的大学校

前来“临战淬火”的人员，除第三野战军的各级指挥员外，还有从各地抽调来的城市接管干部。

5月6日，中央军委以《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为基础，向全军发出城市驻军不住民房的决定。因此，重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读《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便成为丹阳整训的第一课。

5月10日下午，丹阳城南大王庙里，陈毅向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作城市政策纪律报告。说到南京发生的几起违纪事例，以及部队中的一些不文明现象，陈毅说出了那句被外国媒体记者传遍世界的话——

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

陈毅还从战略高度阐述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现在帝国主义已经表示软弱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软弱，而是有策略的。在现在革命高潮的时候，由于我们力量的强大，步骤的严谨，所以（他们）才退在一边不敢动。如果我们内部一混乱，他们会马上钻进来给以袭击。”

为配合整训，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编写了《城市常识》小册子，下发到每个连队：找人时应先按门铃，或者在门上轻敲几下；下雨天进屋前，要先在门外擦去鞋底的泥；过马路要先看红绿灯，要“绿灯行、红灯停”……

5月14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整军纪的训令》。训令指出：除各岗哨卫兵皆有检查之权外，本部特组织军风纪检查队，随时进行沿街检查，故敢违反规定、不听规劝者，检查队及各岗哨卫兵有权予以扣留。

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制定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等政策规定，并针对上海外籍机构和人员较多的实际，颁发了《关于外交纪律的七项规定》，要求参加上海战役的“一切部队、一切接管机关，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教育”。

丹阳整训培训了一批骨干，这些骨干返回部队后迅速发挥“酵母”作用。基层各级普遍掀起学纪律、习规矩的热潮，并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快板诗，以班朗诵、排竞赛等形式，让战士们口口相传、熟记于心。

当时，朗朗背诵声和着铿锵的步伐回荡在广袤原野：“若要进城来宿营，要经军管会批准，房子不能随便住，宿营必须听指定……”

5月12日，解放上海战役打响。25日深夜，陈毅离开丹阳前往上海嘉定南翔镇。途中，他叫住队伍里一个胳膊上套着“军管会”袖标的年轻干部问道，同志哟，入城纪律掌握了吗？

这位干部挺胸回答，报告司令员，我可以背了！

陈毅严肃地说，光会背是不够的。见那名干部略有所悟地点点头，陈毅才拍着他的肩膀爽朗一笑说，一定要做到严格执行，才算合格哟！

3.天刚放亮，市民们打开门窗，扑入眼帘的是感人的一幕：马路边一排排身穿黄布军装的士兵，或是靠墙休息，或是席地而卧……

凌晨，稀疏枪声在淅沥小雨中渐渐平息。上海战役历时16天。5月27日，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从鸦片战争以来，上海就屡遭战火蹂躏，列强军队的野蛮侵略，军阀队伍的粗暴压榨，都给这座大都市留下了痛苦的创伤。上海解放前夕，码头车站、街头巷口都堆上了沙包、拉起了铁丝网，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市民们不免担心：共产党将如何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此刻，这支文明自律、体恤百姓的部队，给了他们响亮而惊喜的回答。

5月27日，晨曦微露时分，新华社前线分社摄影记者跟随第20军第59师副师长戴克林，到部队各宿营点检查入城纪律执行情况。行至南京路西藏路以西地区时，记者陡然看见笔直的街道两侧，一排排征衣未解的解放军官兵，整齐有序地睡在马路上，枪支有的整齐地靠墙摆放着，有的则被战士们紧抱在怀中。

这就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记者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相机快门，记录下这座城市步入黎明时刻的经典一幕。

1949年5月30日，创刊第三天的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张解放军露宿马路的照片。《人民日报》5月31日报道：解放军刚进入市区时，除了执行看管敌伪机关的少数部队外，其余的部队都在马路旁休息和露营，即使是军部、师部等指挥机关也没有例外，纵横几十里的繁华市区内没有一个人私入民房的……

4.上海人民欣喜地感受到，解放军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解除腐败统治桎梏，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呵护

进城部队将战马全都留置在郊区，以免妨碍市区的交通和公共卫生；商店虽然立即恢复了营业，却没有一个战士进去购物；官兵谢绝市民送来的烟、糖、饼干，而是吃着炊事员从市郊送来的自制饭食。

时值夏收季节，刚完成市郊歼敌任务的第三野战军某师，看到田野麦子熟透，而乡亲们大多外出避战尚未返家，立即拨出兵力帮忙收割。留在家中的老乡们提着瓦罐送水到地头，称赞战士们：“打仗、做活都像老虎一样猛。”

解放军的军纪严明被市民们交口传颂，也让惴惴不安的商贾大亨们感受到了宽慰和希望。5月26日早晨，时年33岁的荣毅仁走到一个街口时，一位解放军战士和蔼地向他敬礼，告诉他前方正在发生战斗，进入这个地段会有危险。

荣毅仁绕道而行，但在另一个十字路口坚定选择了“直通道”：当天的公司高层碰头会上，他力主因战事而关闭的企业立即复工。荣毅仁的开明之举成为工商界的一个风向标，上海市场迎来了正常运行。

丹阳整训，加上第三野战军的英勇战斗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采取的稳定经济形势措施、“两白一黑”（粮食、棉花和煤炭）足量供应……1949，上海，这座举世瞩目的东方大都市，以稳健快捷的步伐跨入了新中国的明媚春天。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云巅观察哨』

■曹达功

今年5月，我们再次赴高原驻训。班长袁威泉带领我们班依旧担负对空观察任务。

经过一下午的忙碌，观察哨在山顶搭设完毕。“班长，今年这哨所可比那年的‘云巅观察哨’好太多了！”副班长李晓杰感叹道。“可不是嘛！”太阳下的袁班长被晒得很舒爽，晴朗的天气与两年前搭设哨所时的天气可谓天壤之别。

那年也是5月，我们在平均海拔5300多米的高原驻训。由于第一次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不少官兵出现了高原反应。可任务不等人，对空观察哨是防空兵观察空域不可或缺的要素，袁班长带着我们组成侦察小组，前出寻找哨位位置。

那天，虽然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可呼啸的西北风直往衣服里钻。哨位最终选择在了一个开阔高地。

选定了地方，就该往上爬了。背着装备的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每爬几步就会猛喘几口气。

我们爬了1个小时才到山顶。顾不上卸下装备，我们就躺在了满是石头的地上，真想闭上眼好好睡一觉。此时，对讲机里传来营指挥所的命令：“迅速开设对空观察哨，建立空情值班。”当时入伍已经十年的袁班长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指挥大家开始构筑掩体、架设装备。

山顶上没有任何遮挡，风也更大。为了确保对空观察镜的稳定，我们用背包绳把三脚架和地钉拴在一起。设置好哨位的所有设施，大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啊！”陷入回忆的班长对李晓杰感慨。他的话也一下勾起了我的回忆。

当年那个晚上，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单兵帐篷里没有什么取暖设备，虽然铺了两层防潮垫，可我还是感觉寒气从下面往上冒。我们在睡袋上又盖了羊皮大衣，再把自己的衣服都放进睡袋里，这样第二天醒来衣服才不至于被冻硬。我把双手夹在腋窝下面以保证手不会被冻伤，整个人犹如虾米般紧紧地蜷缩着……

观察哨开始了正常值班，直到那场大雪降临。谁也没想到5月的雪能下那么大，把山染成了纯白色。我们没心情欣赏雪景，每隔20分钟就得清一次帐篷上的雪，生怕帐篷被压塌。

大雪也将原本给我们送给养的路封住了。我们只能吃备用干粮，可面包早已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吃之前在怀里暖一下才能下嘴。饮用水也早已冻成了冰，口渴了只能用干裂的嘴唇吮上几口……

“班长，你说连队战友会来吗？”我问班长。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肯定会啊，咱们是个集体，连队不会忘记我们任何一个人！”路已经被雪封死，对讲机备用电池也没电了……听到他说的话，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可当时能做的只能是等。

那天刚好是我19岁的生日。班长问我在这样的地方过生日感觉怎么样。我咧嘴一笑：“在这大雪纷飞的5月，烤着火、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太有意义了！”说着我还用手比了个“耶”的手势。

这时，正在值班的李晓杰突然喊道：“快看，那有辆车！”我们齐刷刷地望向他手指的方向。果然，一辆打着双闪的车正驶向我们的哨位。

“是咱们连的车！”拿着望远镜的李晓杰激动地喊了一声。他看见了下车的指导员。指导员在哨位下面仰着头冲我们挥了挥手，后面是排长姜鑫带着排里其他同志，背着保温桶，拿着热水瓶。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拄着棍子一点点往上爬时，大家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我们几个都赶紧冲下去接物资。“指导员，下这么大的雪，你们过来，太危险啦！”班长红着眼圈拉着指导员说。指导员喘着粗气说：“你们这边已经好几天没吃热食了，本来前天我们就要过来，但是雪下得太大啦，今天稍微好点，我们就赶紧过来给你们几个送些热食。车上还有暖水袋和备用电源，待会儿让大家给你们送上去。连里不能让你们受冻啊……”这话听得我鼻头一酸，心里满是暖意。

到了哨位，战友们帮我们换上新配发的棉帐篷。顾不上寒暄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保温餐盒，一股热气和香气扑面而来。其实那也就是连队日常的饭菜，可我却觉得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看着远处的雪山，指导员突然感慨道：“这是咱们连成立以来设立的海拔最高的对空观察哨，大家给这里取个名字吧！”大家这一下来了兴致，七嘴八舌地建议着。“就叫‘云巅观察哨’吧。”我在旁边解释着，“这方圆百公里，哪有地方比咱这里高！”“是啊，这是我们连设立的最高的观察哨，也是咱们在高原留下的珍贵印记。”指导员肯定了我的建议，观察哨的名字就这么确定了。

临别时，摄像员向伟提议大家合影留念。他一边调整着光圈，一边遗憾道：“可惜没有国旗，要不就更有意义了！”“我有办法。”排长姜鑫眼神一闪，拿起身边爬山用的棍子，在雪地上一笔一画写出“中国”两个大字。这两个字让我们热血沸腾！大家手搭着肩膀紧紧地站成一排，咧着干裂的嘴唇定格了灿烂笑容……

“班长、班长，你想啥呢？”李晓杰看到班长正出神地傻笑。“没啥、没啥，走神了。”他不好意思地摆摆手。看着眼前的新装备，他知道，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但那年的“云巅观察哨”与合影，必将永远印刻在我们的军旅生涯中……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189期

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我的行李箱

■孙利波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东海西陲，南国北疆，万里关山……都留下过我奔波忙碌的身影。十年间，我的行李箱陪我走过这些行程。无论是戈壁滩上的风沙，还是演训场上的硝烟，或是跋山涉水，它总是沉默地伴随着我，见证着我的足迹……

我的行李箱不大，是适合乘机的尺寸，造型简约，外表是光亮的青黑色。起初我对它百般呵护：遇到略有凹凸的地面时，都要缩回拉杆，不计轻重地拎着提手通过。

用得久了，我发现它不仅漂亮而且相当皮实。于是，我在使用它时就慢慢变得“粗犷”起来。有时我会抓着拉杆把它颠上台阶、甩过沟坎，有时会用它当作支撑疲惫身躯的临时小凳，有时会用力推出让它在平地上滑行……十年旅途上的磕磕碰碰，让它的外表不再光亮，遍布深深浅浅的划痕。经年累月，它满身新新旧旧的标签，记录着我走过的行程，也像是“久经沙场”的荣耀徽章。

每次踏上旅程，我总想带尽可能多的物品，书籍、电脑、相机、衣物，甚至高原上的一包药、在边关捡到的一块石……似乎行李箱中多一件物品，心里就多了一分安稳和踏实，旅途也就多了一分保障。我的行李箱接纳着我施加的所有负重，包容着我添加的每件物品。它的身形有时鼓胀得严重变形，拉链有时需两人协力挤压才能艰难闭合。它安然守护着各类生活用品，让我可以轻松地面对前路，不被琐碎和无谓的烦扰拖累。

那天，猝不及防，我的行李箱倒下了。在招待所寂静的深夜，它倒地的声音显得很沉重。它原本立在房间一角，沉默而严肃。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其中一个支撑轮早已开裂，与箱体的连接处也有了豁口。相比机场货架上常见的那些漂亮的行李箱，它看起来可谓“老迈”。此刻，它疲倦地躺在地上，似乎有一种面对宿命降临的坦然。那个原本只是开裂的支撑轮，现在完全断开了，断处张着一个大口……早就伤痕累累的它，已在半个月内陪同我辗转了大江南北的6座城市。对于它在第7座城市的突然倒地，我虽心疼却并未感到意外：这一程，实在是路况复杂、艰辛难行，它已难以承受了。

我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关于这只行李箱的场景。一次从边防归来，我的行李箱中多了一厚沓稿纸，那是100多封官兵家书的复印件。100多封饱蘸着家国大义的家书，让我的行李箱变成了一座充盈着崇高精神的宝库。在我心中，它有千钧之重。

有一次，我刚离开某个高原营地，一位战士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我的行李箱中塞了一封信。我赶紧打开行李箱查看，信封里除了写满字迹的信纸，还有一个形似士兵形貌的小石头。信件的内容主要是感谢我对牺牲战友事迹的报道……读着战友写下的朴实话语，我的眼泪打湿了信纸。

难以忘怀的，还有每次回家探亲后，行李箱内总会多出母亲手纳的鞋垫和新烙的馅饼，以及一件件饱含亲情暖意的物品……柔软而温暖的鞋垫把坎坷铺平，馅饼里裹着慈爱与温情。此时，我的行李箱装满了灯火可亲的爱意，疏解着我身在遥远异地的乡愁。

这只行李箱也总让我想起在西部边关结识的官兵。他们担负职责的决然、不顾个人得失的坦然和默默无言的奉献姿态，带给我长久的感动。

这些年来，我的行李箱陪着我走过不知多少个晨昏、走过座座军营和哨所点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李箱像是一位陪伴我的伙伴。它陪我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抵达，一次次走向未知或可期的远方，又一次次归来。行李箱从不主动现身，需要时提起，不需要就放下。我将要远行时，它就在某处角落忠实地等待着共同的奔赴。它载着乡愁、故事和感动，也裹着青春、梦想和成长，随我奔赴一个又一个远方。

拼刺刀

■王东磊

“突刺，刺！”
力量的引信瞬时点燃
千钧能量紧急集合
沿着经络，压缩再压缩
终于迸发——
“杀！”

嘶哑的喉咙，喷薄着
惊涛骇浪的力量
血性与胆气在此刻凝聚
信念、士气也有了轮廓
汗珠啪啪接连跌落
摔碎在烈日炙烤的大地
伴着杀气，升腾为热浪

每一寸肌肉都警惕着
每一块骨骼也在待命
只等新的命令下达
准备着，再次发起冲锋
喷火的双眸
锁定的，不止于刀尖
更是敌人的心脏，胜利的方向
日复一日，“拼刺刀”
成长为肌肉记忆
在手里紧攥决胜的底气

伞花（油画） 张启硕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